達了我的看法，那就是那首詩末段的句子："很遠很遠的道路上 / 你們是一塊塊鋪墊凹凸泥濘的碎石塊 / 很險很險的人心裏 / 你們是老一輩的替罪羔羊新一代城市獵人胸前的勛章褲腰上的死耗子 / 很黑暗很黑暗的噩夢裏 / 你們真是 / '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

楊:《十作家批判書》，名字又從哪裏來的？是從郭沫若那裏來的！郭沫若是誰？郭沫若是在49年以後一直打棍子的人！是一個打手！一個幫凶！是一條走狗！而，所有的這個東西，這個使郭沫若以前也算一個人物的人，把自己一世的英名，不僅辱没，而且永遠洗不掉！而現在的年輕人，年輕的批評家，或者如果也算批評家，如果能用這個字的話，啊 --，還在沿用這樣的方式，或者甚至沿用這樣的題目，沿用那樣的一種思維方式，我覺得那樣就讓我加倍覺得可悲！因爲郭沫若畢竟還有他的這個不識廬山真面目的一面，有他没有經歷過這段歷史，他自己是一個犧牲品的一面。而這些人是清清楚楚的看着這段歷史，又經歷過這段歷史的。因此他們是完全知道自己在幹什麽地幹着這些事情。我認爲，真正的可怕并不在于現在這些人所做的事情，真正可怕的是我們中國人的這種歷史性的或者循環性的悲哀的命運。

八 "五四"以來的白話文

川: 你在《詩，自我懷疑的形式》一文裏談到文言文連同賦、駢、絶、律 -- 中文全部形式追求 -- 等同于封建原罪，一舉被反形式的粗俗的白話所代替。二十世紀的中國，反智導致集體弱智。我們一没語言，二没傳統，三没詩。我想更深一點理解你的話裏的含義。

楊:我覺得，"五四"以來，中國文學、文化界犯一個相當大的錯誤，把創造性的發展自己的文化傳統和虛幻的以爲可把自己傳統打倒和扔掉等同起來了。這也就是"五四"時期一個喊的最鮮明的口號："全盤西化"。這個口號今天越想越可怕，因爲它代表世所僅見的文化虛無主義態度。我最近才特别注意到，即使在前蘇聯，也没有簡單化地把俄國時文化統統打道，即使在最嚴酷的斯大林時代，《天鵝湖》也在演，《戰争與和平》也在出版，托斯妥耶夫斯基也依然是偉大的文學大師；可是中國文學、中國文化却處于急功近利式的文化態度，處于面對西方文化産生的挫敗感和隨之帶來急功近利的態度。于是就導致對自己文化的第一是無知，第二是在無知的基礎上産生的對傳統文化急于打倒、抛弃的文化虛無主義。在中國現代文化轉型過程中的從"五四"開始到文革的一個潜在的脉絡，是真正的文化轉型，是一個創造性的文化轉型。這個文化轉型其實比提出的問題苛刻的多、困難的多、也嚴厲的多。在我舉例説到文化虛無主義、以及文化轉型的難度時，我説的是關于文言文，和以文言文作基礎的中國古典的形式主義傳統。可以看到，中國的漢賦、四六駢文、絶、律等形式，一步一步從文言文音律感、語言視覺、形式感，發展到對仗、平仄、一步一步美感，一步比一步嚴厲，突出漢語言内在特性的形式感。"五四"以來，號召用白話代替文言，語言可以書寫成白話的同時，很不幸地就把中文或者文字上千年積累的形式主義傳統給打倒和扔掉了。似乎革命的含義就是使用粗俗的文化，保守的含義意味着堅持傳統的形式美。當這兩種對立起來的時候，可以説是一個非常貧血的、不足的、跟傳統爲敵的文學新階段。在我看來，這個新階段意味着反文學階段。所以我們説，1：我們抛弃了對語言形式、美感的認識和積累，失去了對語言的沉思積澱來作語言背景；2 没有了傳統。我們以打倒、抛弃、背離傳統爲出發點。因此，我們先天地對待傳統的態度，是從反面而不是正面；3：没有詩。我們把傳統詩歌作爲打倒的對象去思考。以何爲標準去考慮？什麽是好的、新的？我們等于失去了判斷詩歌的標準。所以在二十世紀以來，我認爲一没有傳統，二没有語言，三没有詩！一當開始了反智的態度，反對文化的這種反智的態度，就必然最終導致文革集體喪失判斷力、集體麻痹、集體催眠的結果，一直發展到今天年輕詩人仍然試圖以民間語言，盲目的自以爲是來否定文化的背景。我們仍然處在極其弱智的狀態。

川:從"粗俗的白話"的意義，能否談談如你所説的，我們是怎樣地生活在一個語言的"創世紀"裏？

楊:所謂"粗俗的白話"，我看來是一個形而上學空洞的概念。就像以前幾十年聽慣的"人民"一樣，誰能説哪個階段、哪個地區、哪種方言的人代表白話？每人寫文章，不以個人性格好惡來挑選語言的材料。因此，每個作家，不管打着多麽大衆旗號的作家，寫到個人感受深處，不可用大衆意義上的白話，都是用個人意義的文學語言。所以，當人們以籠統的白話來做旗號的時候，那種語言一定是粗俗的。我所説的"語言創世紀"，是一個諷刺的説法。當我們離開了傳統的支持，當我們人爲地背叛傳統給我們的營養，然後我們生活在一片無窮無盡的所謂的處女地裏，實際上，文學裏所含有的養分和源泉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在這個時候，我們每寫一首詩，面對的衹是空空蕩蕩的自己，我們擁有的也許衹是别人早已做過或者做的更好的東西。這在很多當代、現代詩歌裏，尤其簡單地模仿西方的詩人莫爾加，或者其他一些意象派、現代派風格的詩裏，你可看得非常清楚，這樣你就可以看到没有文學傳統支持的非常尷尬處境了。

九 堅守傳統

川:你的話讓我想起白話詩以來的五個人，他們是穆旦、馮至、周作人和臺灣的洛夫和餘光中。他們都是傳統的堅守者。穆旦與其説是一個詩人，但更是一個詩歌翻譯家，他是"九葉詩派"的最重要成員之一。他1944年和趙蘿蕤、周鈺良、巫寧坤幾人在美國芝加哥大學留學。其中趙蘿蕤就和T.S.艾略特等英美詩人有直接的往來。1987年夏天，我曾經在新疆開會時和中科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的吕同六、張英倫兩位先生討論過他。後來，又在西安舉行的中國第二屆比較文學會議上請教過《十日談》的譯者方平和上海華東師大的俄蘇文學專家王智量兩位老先生。我們在一起住了好幾天，還談到了朱生豪和傅雷的翻譯。從普希金到雪萊、拜倫、濟慈、葉芝、奥登，還有和他同時代的艾略特等等，我的書架上有很多他的翻譯作品。可惜他在1977年就去世了。今天的中國詩人，可以説是少有人不知道"查良諍"（穆旦原名查良諍）這三個字的！在英語詩歌裏，T.S.艾略特雖然是一個現代派詩人，但也是一個尊重傳統，堅守傳統者，是一個十分鄙薄動不動就以反傳統，以反傳統標新立异爲榮的人。他好象説過：穆旦大概是不會認爲自己的思想比傳統更重要。毋容諱言，朦朧詩以來的很多中國詩人，這其中也包括臺灣地區的一些青年詩人，都是以反傳統標新立异爲榮的人，標新立异肯定是詩歌的生命的主要組成部分之一。來到加拿大，可以静下來讀些書，更少了幾分在國内的那種浮躁，最近看了臺灣詩人洛夫的一些詩，才發現什麽叫傳統與現代的結合，什麽叫文言與白話、西方文學與中國文學溶爲一體，化爲一爐。這個問